

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

蔣爲文
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

摘要

Tī 包含越南、韓國、朝鮮、日本、台灣、中國等漢字文化圈 *lāi-té*，台灣算是 *siōng* 慢受 *tiòh* 漢字文化影響 ê 所在。M̄-koh 自 17 世紀鄭成功 tī 台灣建立漢人政權、用體制 ê 力量來 *chhui-sak* 漢字文化以來，台灣人所顯現出來 ê 漢字文化特質 *soah lú* 來 *lú* 重。Chit 篇論文 ê 研究目的代先是 *beh* 探漢字 ê 文字結構 *thang* 理解漢字迷思 ê 文字因素，*koh* 來是 *beh* 探討漢字迷思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。台灣人對漢字 ê 迷思代先表現 tī 對漢字 ê 錯誤認知，*kiò-sī* 漢字是表意文字。*Gelb* (1952) 提出講傳統上用表意、表音二分法來區分文字並無妥當；*Gelb* 認為講，文字應該就伊表示 ê 語音單位 ê 大細來分類。本研究就是以 *Gelb* ê 文字理論為論述基礎，來分析漢字迷思 ê 文字因素。台灣人因為對漢字有迷思 *soah* 致使 *kiò-sī* 台語無用漢字書寫 *bē-sái*。譬如講，tī 台灣文學史上有名 ê 1930 年代台灣話文論戰，論戰焦點 *soah lóng khng tī án-choá* 使用漢字 *thang siá* 台語，甚至到 *kah* 1990 年代初期台語文運動 ê 爭論焦點 *mā* 是 tī 漢字本字。追求漢字本字 ê 結局是台語文創作量無法度提升。本論文研究成果指出，台灣人應該 *ài* 跳脫漢字 ê 思考模式 *chiah* 有法度建立台灣文學 *kap* 文化 ê 主體性。

關鍵詞：漢字、迷思、文字改革、台灣、白話文

1. 話頭

1492 年 *Kholanpos* (*Christopher Columbus*) 代表歐洲人第一 *pái* 行船到美洲大陸；*Kú* 年 *liáu*，葡萄牙 ê 行船人 *Gama* (*Vasco da Gama*) tī 1498 年透過「好望角」(*The Cape of Good Hope*) *phah* 開歐洲到印度 ê 新航線。*Koh* 來葡萄牙統治者 *A-bu-khe-khe* (*Don Affonse de Albuquerque*) tī 1510 *kap* 1511 年分別佔領 *ē-tàng* 控制印度西海岸 ê 「*Goa*」*kap* *ē-tàng* 控制東南亞 *Ma-la-kah* 海峽 ê 「*Ma-la-kah*」(*Malacca*)。自 *án-ne*，歐洲人 *phah* 開 *ù* 海上來到東方 ê 新航路(Hall 1981: 264; 湯錦台 2001:35)。

Hoan 頭 kā 看，15 世紀 ê 結束 tú 好是新航線、大航海時代 ê 開始。台灣 mā tī chit-khoán ê 時代潮流之下 hông 帶 chiūⁿ國際舞台。Tī che chin-chêng，台灣是由南島語系 ê 原住民所構成 ê 原始部落社會。到 kah 17 世紀 ê sí-chūn，荷蘭 ui 葡萄牙、日本、大明帝國、西班牙等國際勢力當中有出眾 ê 表現，致使搶 tǎi-seng tī 1624 年佔領台灣、建立台灣第一個外來政權。

雖然荷蘭人佔領台灣主要是經貿 ê 考慮，m̄-koh 以基督教義為主 ê 文教活動 mā 是 in ê 重要 khang-khòe 之一 (Campbell 1903: vii; 曹永和 1979: 33-38)。像講，荷蘭人爲 tiòh hō hit 當時 ê 台灣人，也就是平埔族人 ē-tàng 用 in ka-tī ê 母語 kap 上帝 chih-chiap，所以用羅馬字替平埔族設計文字 koh tī 1636 年設立台灣有史以來 ê 學校 (Heylen 2001)。台灣就是 án-ne 半自願、半被迫--ê ùi 口傳原始社會進入書面語時代。而且台灣一進入書面語時代，就因爲荷蘭 ê 關係 kap 西歐 ê 文字讀寫傳統建立關係。

雖罔台灣 ùi 原始社會 hông 帶 chiūⁿ國際舞台，一開始就受西歐基督教文化影響。M̄-koh 自 1662 年荷蘭人投降，換鄭成功 tī 台灣建立漢人政權、用體制 ê 力量來 chhui-sak 漢字文化以來，台灣人所顯現出來 ê 漢字文化特質 soah lú 來 lú 重。

台灣人對漢字 ê 迷思代先表現 tī 對漢字 ê 錯誤認知，kiò-sī 漢字是表意文字。台灣人因爲對漢字有迷思 soah 致使 kiò-sī 台語無用漢字書寫 bē-sái。譬如講，tī 台灣文學史上有名 ê 1930 年代台灣話文論戰，論戰焦點 soah lóng khng tī án-choáⁿ 使用漢字 thang 寫台語，甚至到 kah 1990 年代初期台語文運動 ê 爭論焦點 mā 是 tī 漢字本字。追求漢字本字 ê 結局是台語文創作量無法度提升。

本研究就是以 Gelb (1952) ê 文字理論爲論述基礎，來分析漢字迷思 ê 文字因素，sò--lâi 探討漢字迷思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。

2. 文字 ê 分類 kap 發展

2.1. 文字應該就伊「表示語音 ê 單位 ê 大細」來分類

若論到文字，真 chē 人 lóng 會用「表音」kap「表意」二分法來區分世界上 ê 文字系統，sò--lâi 認爲漢字是「表意文字」，其他使用 ABC 羅馬字母 ê 是「表音文字」。事實上，chit-khoán kā 文字二分法 ê 分類方法真無妥當 mā 無準確，因爲無半種文字是「純」表音或者表意 ê。像講，英文 ê “semi” kap “er” 就分別有「半」kap「人」ê 意含；中文 ê 「麥當勞」就純粹是利用漢字做「記音」ê 工具

來表示英文 ê “McDonald” chit-ê 詞。

若準漢字是表意文字，án-ne 漢字 ê 閱讀過程應該 hām 其他所謂 ê ABC 拼音文字無 kāng chiah tióh。M̄-koh，真 chē 心理語言學 ê 研究報告 lóng 指出「kā 漢字 ê 閱讀過程 kap 語音聯想分開」是無正確 ê 觀念。前教育部長曾志朗 ê 研究報告 (Tzeng 1992: 128) 指出「漢字 ê 閱讀過程 kāng-khoán 牽涉著語音 ê 反射聯想，chit-ê 過程 kap 其他所謂 ê 拼音文字是類似 ê」。意思就是講，漢字 kap 所謂 ê 拼音字 tī 閱讀過程 kāng-khoán 牽涉著語音 ê 反射聯想。類似 ê 研究報告 bē-chió，包含 Flores d’Arcais (1992)、Cheng (1992)、Su and Anderson (1999)、Li (2000)等。

因為傳統表音、表意 ê 文字分類法有伊真大 ê 缺點，Gelb (1952) kap Smalley (1963) 就提出新 ê 文字分類觀念。In 指出，世界 ê 文字應該就伊「表示語音 ê 單位 ê 大細」來分類 chiah ē-tàng 有系統性 ê 對世界文字做分類 kap 了解文字 ê 演變趨勢。所謂 ê 「語音單位」就是指語言學 teh 講 ê 「音素」(phoneme)、「音節」(syllable)、「詞素」(morpheme)、kap 「語詞」(word) 等，ùi 細到大、無 kāng 大細 ê 「話語」成分。

Tī chit-ê 分類標準之下，漢字 ē-sái 講是「語詞-音節」(word-syllabic) 或者「詞素-音節」(morphosyllabic) ê 文字。¹日本 ê 「假名」是「音節」文字 ê 典型代表。越南羅馬字、英文字、台灣「白話字」、kap 韓國「諺文」ē-sái 算是「音素」文字，因為 tī chit-ê 系統 lāi-té 每一個字母所表示 ê 語音單位是「音素」。雖然越南羅馬字、英文字、白話字、kap 諺文 lóng 是音素文字，m̄-koh in iáu 有 tām-pòh-á 差別；差別 ê 所在就是「語音 hām 符號 ê 對應關係」kap 「符號排列方式」ê 無 kāng。就「語音 hām 符號 ê 對應關係」來看，越南羅馬字 kap 台灣白話字基本上是一個符號對應一個音素，m̄-koh 英文是多元 ê 對應關係。就音素符號排列方式來看，越南羅馬字、台灣白話字 kap 英文字 lóng 是一維 ê 線性排列，m̄-koh 韓國諺文 kap 漢字 lóng 是二維 ê 結構。現此時世界上多數 ê 文字系統，像講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越南文 kap 台灣白話字，lóng 是一維 ê 音素文字。一維 ê 音素文字 ē-sái 講是世界上普遍 ê 書寫系統。

2.2. 文字演變是 ùi 大 ê 單位到細 ê 單位

Gelb (1952) 進一步提出講：ùi 語音 ê 單位 ê 大細來看，世界上 ê 文字演變

¹ Gelb 傾向用 “word-syllabic”，DeFrancis 傾向用 “morphosyllabic”。

是 ùi 大 ê 單位到細 ê 單位。會有 chit 款 ùi 大到細 ê 演變，是因為牽涉著人類對「話語」ê 觀察 ê 能力。也就是講，tng-tong 咱人對「話語」ê「語音單位」有 khah 進一步 ê 了解了，咱人就進一步發展出描寫 khah 細 ê「語音單位」ê 文字系統。

描寫 ê 語音單位 ê 大細 kap 學習效率有啥物關係 leh？一般得來講，描寫 khah 細 ê 語音單位 ê 文字系統會 khah 準確（紀錄語音）、有效率、有利咱人 ê 學習，因為 in ē-sái 透過有限 ê、少數 ê「字母」ê「排列組合」來描寫無限 ê、新語詞 ê 創造。「音素」文字 ē-tàng 有 chit 種功能是因為咱人類 ê 語言 lóng 是由少數 ê「母音」（vowels）kap「子音」（consonants）所構成 ê。透過無 kāng ê 音素符號來代表無 kāng ê 母音 kap 子音，就 ē-sái kā hit-ê 語言 ê 語音系統完整描寫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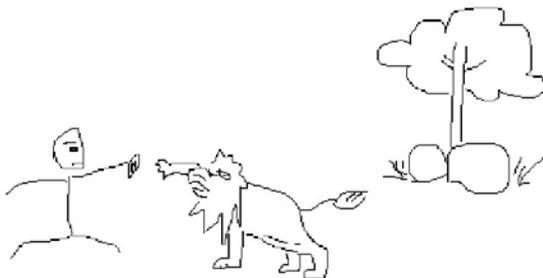
Smalley (1963:7) 指出，「音素」文字通常 kan-taⁿ 需要少數 ê 字母（像講，英文只要 26 個字母），就 ē-sái 描寫 hit-ê 語言 ê 所有語音。相對來講，「詞素」文字 ê 缺點就是有真 chē ê「字」（詞素音節符號），學生就 ài 學足 chē ê「字」了 chiah 有 chài-tiāu 進一步做閱讀應用。以台灣為例，小學階段大概 ài 學 2,600 個漢字；升起去中學了，為著讀文言文 ê 文章，學生 ài 繼續學 chit-kóa 平時罕 leh 用著 ê 漢字。若準小學畢業就算有一般 ê 閱讀寫作能力，台灣 ê 學生上無差不多 ài 學 3,000 字漢字 chiah 會曉讀寫一般程度 ê 中文。根據 Hannas (1997) ê 統計，咱 chit-mái 社會上通行使用 ê 漢字大約有 7,000 字。Chit 7,000 字只是常用 ê 漢字 niâ，若 kā 其他 khah 少人用 ê 字（像講前行政院副院長「游錫丂ㄣ」ê「堃」）算在內，數量 ē-sái 達到《康熙字典》所收集 ê 47,035 字。

下腳咱就來說明文字是 án-chóaⁿ 形成 kap 發展。

Tī 古早古早，咱人 iáu sa 無「話語」ê 結構 chìn-chêng，人類 kan-taⁿ ē-tàng tī 洞孔 ê 壁 lìn 畫寡圖案來表達 in beh 講 ê「話語」ê 內容。Chit-ê 時期 ê「準文字」所描寫 ê 語音單位是 kui ê 故事 ê 內容。舉例來講，假使咱發現一萬年前 ê Siraya 人 tī 洞孔 lāi-té 畫圖(圖表 1)，in tī 壁 lìn 劃一仙人，hit ê 人手 lìn 提一粒石頭，人 ê 邊仔有一隻嘴仔開開開 ê 獅。畫 chit pak 圖 ê 人可能 beh 表示伊 tī 某一工、某一個所在、真不幸去遇著一隻獅；伊孤不二終，石頭仔 sa leh 就 kap hit 隻獅拼。Mā 有可能 beh 表示伊真勇敢，伊 tī 某一工主動找獅挑戰或者是真有愛心 beh teh 物件 hō 獅食。因為 chit pak 圖描寫 ê 是 kui-ê 故事，有 seng chē 資訊無具體描

蔣為文 2006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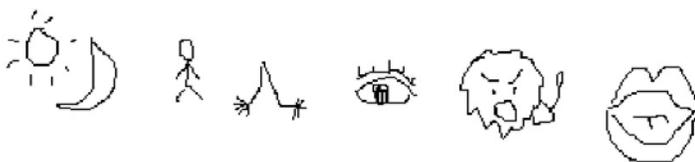
寫出來，到底伊 beh 表示啥物意思，kan-taⁿ 畫 chit pak 圖 ê 人 ka-tī 知影。Tng-tong 其他 ê 族人看著 chit pak 圖 ê 時，in 就 ài tī hia “說文解字”、ioh 看作者 ê 意思是啥。Tī chit 種情形之下，100 個人來看，可能有 101 種 ê bô-kāng 解釋。



圖表 1. 圖畫(準)文字所描寫 ê 語音單位是 kui ê 故事 ê 內容。

Tng-tong 咱人對「話語」ê「語音單位」有突破性 ê 觀察、了解「語詞」單位 ê 存在 liáu，咱人就開始 kā 描寫 hit-ê「語詞」ê「圖案」(文字外形)畫落來。咱以頂面圖表 1 ê 故事來延續：假使 5 千年後 ê Siraya 人開始有語詞 ê 觀念，in 將原本圖表 1 ê 故事改用圖表 2 ê 語詞圖案方式紀錄落來。

圖表 2 可能是表示某一工，某一人 teh 行路，soah 看 tiòh 一隻獅嘴仔開開...。像 án-ne，原本有 101 種可能性 ê 講法，到 taⁿ 因為描寫 ê 語音單位相對變細，所以可能 chhun 50 種講法。換一句話講，準確度 ē-tàng 提升。



圖表 2. 語詞文字所描寫 ê 語音單位是語詞。

2.3. 文字發展過程 ê 「定形」、「tàu 字」kap 「音化」

Tng 咱人有語詞 ê 概念 liáu，“正式”ê 文字就 tit-beh 出現。Hit-kóa 經過「定形化」過程，也就是講，tāk-pái beh 表示 kāng 一個「語詞」ê 時，就用 kāng 一個「圖案」來記錄表示。像講，劃一個圓箍仔、中央點一點，來表示「日頭」chit-ê 語詞。透過 chit 款「定形」ê 過程，人類 ê 文字總算出世 à。因為透過「定

蔣為文 2006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形」ê過程，作者 kap 讀者之間 chiah 有法度取得共識 thang hō 文字 tī bô-kāng 時間 kap 空間當中流傳。漢字 lāi-té ê 「象形字」 kap 「指事字」就是 chit-khoán ê 語詞文字。

雖罔語詞定形是文字正式發展 ê 頭一步，m̄-koh 伊若無進一步發展出「tàu 字」 kap 「音化」(phonetization) ê 過程就無法度進出具備完整功能 ê 文字系統 (Gelb 1952: 193-194)。爲啥物 ài 有「tàu 字」 kap 「音化」ê 過程？因爲咱人 ē-tàng 畫 ê 圖案有限，無可能 piān 若 tú tiòh 一個語詞就劃一個圖案，所以就 ài tī 原有 ê 圖案基礎頂頭動腳手。

咱若 hoan 頭看語詞文字，伊一開始出現一定是以具體、看會 tiòh、摸會 tiòh ê 詞，像講日、獅、虎、魚等先發展出來。Chit-kóa 語詞因爲有具體 ê 外形 thang 畫，所以圖案真 kín 就定落來；Chit-kóa 詞就是漢字 lāi-té ê 象形字。M̄-koh，咱人 ê 語詞 m̄-nā 限定 tī án-ne niá，koh 有真 chē 抽象 ê 詞 kap 句法頂頭 ê 虛詞。Chit-kóa 抽象 ê 語詞 kap 虛詞 beh án-chóa 畫？若是簡單 ê 抽象詞，像講「上」iáu ē-sái 畫土腳頂插一枝樹枝來表示「頂 koân」ê 概念；這就是所謂 ê 「指事字」。M̄-koh chit-khoán 畫會出來 ê 抽象詞數量非常有限，所以只好 tī 現有 ê 文字圖案做修改。

「Tàu 字」就是將現有 ê kúi 個文字圖案 tàu 做新 ê 文字。像講用「日」 kap 「月」tàu 做「明」字；用 3 個「木」tàu 做「森」字；用 2 個「木」 kap 1 個「火」tàu 做「焚」字；這就是漢字 lāi-té 所謂 ê 「會意字」。

啥物是「音化」呢？若是「Tàu 字」ê 過程有考慮 tiòh 原始文字圖案發音，就是音化。「音化」ē-sái 分做「完全音化」 kap 「部分音化」。咱 tī-seng 用英語來做例，「完全音化」就是現代英語所謂 rebus writing ê 概念。**圖表 3** lāi-té ê 英語 “4U” 本底是 4 個 U ê 意思，m̄-koh tī rebus writing 當中，無管伊原來是啥意思，只要 in ê 發音真 oá，就 kā thèh 來表示新概念 “for you” (爲 tiòh 你)。

4 U → 4 個 U → for you

圖表 3. 用英語 4U 做 rebus ê 例

若用**圖表 4** ê 台語來做例，「七桃」原本是 7 粒桃仔，m̄-koh 伊 ê 發音 hām “chhit-thô” 真 oá，所以就借用來表示 chhit-thô chit-ê 語詞。Rebus writing ê 做法若用漢字來講就是所謂 ê 「假借字」。

蔣爲文 2006 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七桃 → 7 粒桃仔 → chhit-thô, sng (to play)

圖表 4. 用台語「七桃」做 rebus ê 例

啥物是「部分音化」呢？就是借用現有文字圖案 ê 時 kan-taⁿ取用伊其中 ê 音素 nià。Tī 漢字 lāi-té, 古早 ê 「反切」就是 chit-khoán 部分音化 ê 例。像講圖表 5 lāi-té 分別取「都」([t]) kap 「宗」([ong])來表記「冬」ê 發音[tong]。Tī 西方，古埃及文 lāi-té 「聲符」文字 mā 是 chit-khoán 部分音化 ê 文字。

都	+	宗	→	冬
[to]		[chong]		[tong]

圖表 5. 漢字反切是部份音化 ê 例

2.4. 文字發展過程 lāi-té 解決「同音異義詞」ê 法度

文字 ê 發展過程 lín kan-taⁿ有「定形」、「tàu 字」kap 「音化」ê 過程 iáu 無夠。因為「音化」ê 過程雖然 ē-sái 克服文字圖案有限 ê 問題，m̄-koh 伊會 seⁿ-thò^a出 kāng 音 bô-kāng 意思 ê 「同音異義詞」。為 tiòh 解決 chit-ê 問題，一個成熟 ê 文字系統就 ài chhōe 出解決方案。Chit-ê 問題通常是由變更拼字法或者增加區別符號來解決。

Tī 音素文字 lāi-té 多數是以變更拼字法來解決同音異義詞。以英文為例，kāng 發音 ê to、too、two 分別拼寫做 bô-kāng 字；see kap sea mā 是 bô-kāng 拼字。雖罔音素文字多數採用變更拼字法，m̄-koh mā 是有採用增加區別符號 ê 例。台灣「陳慶洲」所發明 ê 台語「科根」就是 chit-ê 做法：伊將台語語詞分做 60 類，每一類有一個符號表示(號做「科根」)，像講「%」表示「數字」、「z」表示「動物」。Sò^a--lāi 伊 kā 科根加 tī 語詞後壁，像講「kau%」kap 「kauz」，án-ne 就 ē-sái 區別 kāng 音 ê 「九」kap 「狗」。

漢字 lāi-té ê 「形聲字」就是用增加區別符號來解決同音異義詞 ê 問題。像講「江」kap 「杠」pêⁿ-pêⁿ發做/kang/, m̄-koh 分別用區別符號 彳 kap 木來區別語意。

2.5. 音節 kap 音素文字 ê 出現

Tng-tong 咱人發覺語詞是由 khah 細 ê 「音節」(syllable)構成 ê，經過音節定形 kap 簡化 ê 過程 liáu，音節文字就出現 à。日本 ê 「假名」(Kana)是典型 ê 音節文字 蔣為文 2006 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代表。

日本人借用漢字 liáu，in 發覺語詞是由音節構成，in 一開始就先用 bō-kāng ê 漢字來紀錄每一個日語音節；這就是所謂「萬葉假名」(万葉仮名) ê 由來。(Habein 1984: 12)後來 in 發覺 kāng 一個音節用 kāng 一個漢字來表示就好，koh 進一步將 hit 個漢字 ê 筆劃簡化，就形成純音節文字「假名」。(Seeley 1991: 59)像講，in 一開始 kéng「安」字來表示/a/音節，lō-bóe kā 簡化做「あ」；將「利」字(/ri/)簡化做「り」；將「乃」字(/no/)簡化做「の」。

韓國人借用漢字 liáu 一開始 mā 是借用 kui-ê 漢字當做表記音節或者詞素 (morpheme) ê 符號；chit-khoán ê 做法表現 tī in ê「鄉扎」kap「吏讀」頂頭(Ledyard 1966; Taylor and Taylor 1995)。Lō-bóe in 進一步發覺音節是由 khah 細 ê「音素」(phoneme)構成 ê，經過整理 kap 簡化，in 用一個簡化 ê 符號來表記每一個音素，這就是韓國音素文字「諺文」(Hangul) ê 由來。(Shin et al. 1990)像講，韓國字「한」是由三個音素符號「ㅎ」、「ㅏ」、「ㄴ」所 tàu 起來；Koh 因為受漢字二維排列方式 ê 影響，所以諺文 mā 是二維 ê 排列方式。

$$\begin{array}{ccccccc} \text{ㅎ} & + & \text{ㅏ} & + & \text{ㄴ} & \rightarrow & \text{한} \\ [h] & & [a] & & [n] & & [han] \end{array}$$

圖表 6. 以「한」為例 ê 韓國諺文文字結構

3. 漢字 ê 文字結構

3.1. 漢字「六書」ê 原理 kap 本質

頂一節咱有分析過文字 ê 發展過程 liáu，koh hoan 頭 tng 來就 ē-tàng 真清楚看出漢字 ê 文字結構。天良講，漢字不過是 ùi 語詞文字演進到音節文字過程中 ê 『中輟生』；因為半途而廢、進化無完全，所以漢字算是一種過渡期 ê「詞素音節」文字。

若就文字 ê 成熟度來講，漢字 ê 源頭一般是 ùi 商朝後期（西元前 14-前 11 世紀）ê「甲骨文」算起。「甲骨文」經過周朝、春秋、戰國時期 ê 發展，到 kah 秦始皇吞併六國，規定「小篆」chiáⁿ-chò 標準 ê 文字了，漢字 ê「字形」kap「結

構」chiah 大概穩定落來²。

古早人分析漢字 ê 文字結構，歸納出「六書」ê 漢字造字原則。無 kāng ê 學者對「六書」有 tām-pòh-á 無 kāng ê 見解。若照東漢時代許慎 ê 著作《說文解字》ê 講法：一曰指事，指事者，視而可察，察而見意，「上」、「下」是也。二曰象形，象形者，畫成其物，隨體詰詘，「日」、「月」是也。三曰形聲，形聲者，以事爲名，取譬相成，「江」、「河」是也。四曰會意，會意者，比類合誼，以見指僞，「武」、「信」是也。五曰轉注，轉注者，建類一首，同意相受，「考」、「老」是也。六曰假借，本無其字，依聲託事，「令」、「長」是也。

Bē-chió 人 kiò-sī 「六書」是漢字造字 ê 獨有特色，就將六書當作是“表意”文字 ê 表現。事實上，漢字並無 khah gâu，伊 mā 是 tòe tiòh 頂面所講 ê 世界文字發展 ê 腳跡 teh kiàⁿ nià。下面咱就來分析「六書」ê 本質 kap 演進過程。

漢字內面真正有“表意”功能 ê 其實 kan-taⁿ指「象形字」、「指事字」kap 「會意字」，chit 部分合起來無超過漢字總數 ê 6%。象形字主要是根據 hit-kóa 具體(concrete) ê 實詞 ê 外型特徵來創造，像講「象」、「鹿」、「魚」，所以是以語詞爲單位 ê 圖形文字。指事字 ê 由來主要是 beh 模仿象形字 ê 做法來描寫簡單 ê 「抽象」(abstract)語詞；因爲 beh 用圖案來描寫抽象 ê 語詞無 hiah 簡單做，所以指事字 tī 六書 lāi-té 佔無 kah 1%。

會意字會發展出來 mā 是 beh 處理簡單 ê 抽象語詞。會意字就是頂面所講 ê 「tàu 字」，伊 ê 做法是利用現有 ê 文字符號 kā tàu 做新 ê 文字組合。像講「森」字爲 tiòh 表示講森林是由真 chē 樹木形成 ê，就由「木」、「木」kap 「木」tàu 起來。照講是 ài 寫做「木木木」，m̄-koh 爲 tiòh 配合漢字四角磚仔 ê 傳統特色，所以就 kā 重新排列做四角形 ê 「森」。若 kā 會意字 ê 造字方法應用 tī 英語頂頭會是啥款 ê 情形 leh? 假使英文是採用二維 ê 排列方式，án-ne “forest” (樹林) tī 新英文字 lìn ē-sái 寫做圖表 7 所表現 ê 由 3 個 “wood” tàu 起來 ê 模樣。

²雖然漢字 ùi chit-chām 開始有 khah 固定 ê 字形，m̄-koh 咱 mā m̄-thang bē 記得伊 tī 歷史演變過程中 iáu 是經過「隸書」、「草書」、「楷書」、「行書」等無 kāng ê 字形變化。

WOOD
WOODWOOD

圖表 7. 「會意字」應用 tī 英語 “forest” 頂頭

會意字本底無一定是單音節(像講英語 forest ê 例)，m̄-koh 受傳統漢字一字一音節 ê 影響 soah 變成以單音節為原則。現代其實 mā 有 bē-chió 以多音節為主 ê 會意字，像講「招財進寶」tī 台灣社會上寫做圖表 8 án-ne。

寶
進貝招

圖表 8. 「招財進寶」ê 新會意字

若講到假借字，伊就是咱頂面所講 ê 文字「音化」過程，iā 就是不管文字原本表記 ê 語意，kan-ta 將伊當作“記音”符號來使用。越南 ê 「字喃」tī 發展 ê 早期 mā 是以假借字為主。(蔣為文 2005a) 台灣 ê 卡拉 OK 台語歌詞 kap 傳統歌仔冊 lāi-té ê 台語用字有真 chē 就是用假借字來處理；目前台灣社會上真流行 ê 「火星文」真 chē mā 是運用假借字 ê 原理。真 chē 人批評台語歌 ê 漢字假借字是胡白 tau 字，m̄-koh 假借字 mā 是符合「六書」原理 neh！是 án-choá 古早人用假借字就 ē-sái，現代人就 bē-sái？

若 kā 假借字 ê 造字方法應用 tī 英語頂頭會是啥款 ê 情形 leh？若用羅馬字來書寫，án-ne “back 2 school” lāi-té ê “2” 就是 “to” ê 假借字。若用漢字來寫英語，「哀黑夫土豆割撕」就是 “I have two dogs” ê 假借字。當然，mā 有可能有人會用下面(2) ê 假借字來書寫。到底 beh 用啥物字 chiah 好？當然，chāi 人 kah 意！？這就是漢字 ê 嚴重問題！

(1) 哀黑夫土豆割撕 = I have two dogs

(2) 埃黑膚兔鬥戈斯 = I have two dogs

雖罔假借字 ē-sái 用來表記所有 ê 口語語詞，m̄-koh 伊會造成新舊文字字義 ê 混亂。像講英語 ê 「哀黑夫土豆割撕」可能會受字面 ê 影響 hōng 誤會做「悲哀 ê 穿黑衫 ê 農夫 tī hia 割土豆」。

因為假借字會造成新、舊字義 ê 混亂，所以形聲字就出現 à。像講，可能有蔣為文 2006 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人會將頂面(1)(2) ê 例利用形聲原理改寫做下面 ê (3)：

(3) 人哀 有黑 有夫 土二 犭豆 犭戈 彡斯

雖罔(3)符合形聲字 ê 原理，m̄-koh 無一定所有 ê 人 lóng 認同 chit-khoán 字，可能有人會改寫做下面(4)(5) ê 用字。

(4) 人我 有黑 有孚 吐 犭門 犭哥 彡司

(5) 我 嘿 口孚 二 犭斗 犭猪 彡魁

以上(1)(2)(3)(4)(5) ê 例 lóng teh 表記 “I have two dogs”，mā lóng 符合六書 ê 造漢字原則。到底啥人 ê 用字 khah tiòh？無人 m̄-tiòh，mā 無人 tiòh！這是漢字 ê 嚴重問題！Mā 是為 siáⁿ-mih 台語漢字歹標準化 ê 文字因素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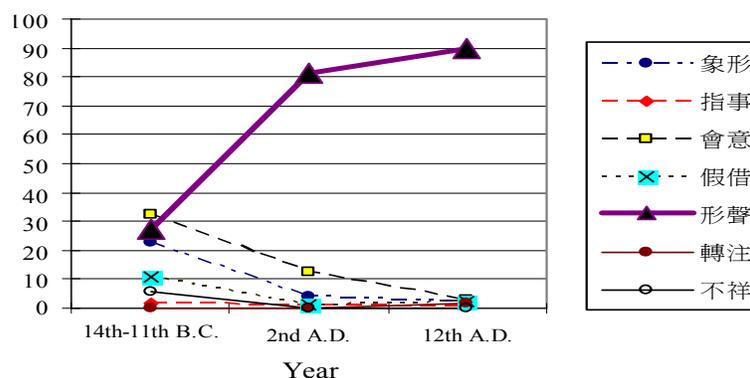
「六書」lāi-té ê 「轉注」，是指 kúi 個漢字 hōng 當做 kāng 字使用。「轉注」其實就是「異形同義字」或者是講「漢字 ê 變異體」。古早 ê 研究者就是 m̄-chai 為啥物 chit kúi 字 ē-sái 互通，就 kā 講是 ē-tàng 互轉 ê 轉注字。其實，所謂 ê 轉注字是 tī 無 kāng 時空、無 kāng 空間、無 kāng 使用者 ê 情形之下必然 ê 變異體產物。所以轉注其實 m̄ 是啥物造字原則。莫怪近來 ê 六書研究者已經 tāu-tāu-á 將轉注排除在漢字造字方法之外(裘錫圭 1995:125)。

3.2. 漢字是進化無完全 ê 詞素音節文字

若按「六書」ê 原則，將漢字做分類，每一類佔 ê pasiantoh 有 gōa-chē leh？按照李孝定（1992：21）根據「甲骨文」、「六書爻列」、「六書略」，三種分別代表無 kāng 時期 ê 漢字所做 ê 統計整理，ē-sái ùi 下面圖表 9、圖表 10 chit 2 張表看出每一類所佔 ê pasiantoh，mā ē-tàng ùi chia 看出漢字 ê 文字結構 tī 歷史發展中 ê 演變過程。

代表年代		象形	指事	會意	假借	形聲	轉注	不詳	總計	
14 th -11 th B.C.	甲骨文字	字數	276	20	396	129	334	0	70	1225
		百分比	22.53 強	1.63 強	32.33 弱	10.53 強	27.27 弱	0	5.71 強	100
2 nd A.D.	六書爻列	字數	364	125	1167	115	7697	7	0	9475
		百分比	3.84 強	1.32 弱	12.31 強	1.21 強	81.24 弱	0.07 強	0	100
12 th A.D.	六書略	字數	608	107	740	598	21810	372	0	24235
		百分比	2.50 強	0.44 強	3.05 強	2.47 弱	90.00 弱	1.53 強	0	100

圖表 9. 漢字六書造字比例演變。



圖表 10. 漢字六書造字比例演變。

Ûi 圖表 9、圖表 10 ē-sái 看出講「六書」lāi-té ê「形聲字」比例 lú 來 lú 高，chhun--ê hit kú 類 lóng lú 來 lú 低。咱若將六書(無包含「轉注」)根據 in ê「語音單位」kap「演進階段」來 kā 看，ē-sái 分析做圖表 11 án-ne。因為形聲字比例 lú 來 lú 高，tī chit-ê 圖 lìn ē-sái 看出漢字是 ùi 語詞文字往詞素音節文字發展。

演進階段 語音單位	圖形文字 Pictographic step	意符文字 Ideographic step		聲符文字(音化) Phonographic step	
語詞 Word	象形字	指事字	會意字		
圖案音節 Logosyllable				假借字	
詞素音節 Morphosyllable					形聲字

圖表 11. 漢字演進 ê 階段 kap 所表示 ê 語音單位。

為啥物漢字無繼續往純「音節」文字或者「音素」文字 ê 所謂“拼音”文字發展？因為漢字發展出形聲字以後，無 koh 繼續將「聲旁」kap「形旁」進一步標準化 kap 簡化，所以無法度形成純音節文字。像講，形聲字「惛」、

蔣為文 2006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年4月29-30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「牯」、「瞽」、「鵠」等 tī 華語 lín lóng 讀做[kuŋ] (ㄍㄨㄥ)，m̄-koh soah 分別用骨[kuŋ]、古[kuŋ]、鼓[kuŋ]、告[kauŋ]無 kāng ê 聲旁表示。Koh, pēⁿ-pēⁿ 一個聲旁「古」字，有時表記發音[kuŋ]、有時表記[ku] (eg. 估、姑)、有時表記[kuŋ] (故、固)、有時 koh khah hám 表記[huŋ] (怙、怙)。以上所講 ê 是一個聲音由 kúi 個聲旁表記、一個聲旁表記 kúi 個無 kāng 聲音 ê 無標準化現象。若準古早人將伊標準化，像講[kuŋ]音就由「古」表記就好；「古」字就 kan-taⁿ表記[kuŋ]，無 koh 表記[huŋ]。Sòa--lòe koh 將「古」字筆劃簡化，像講「𠂔」。Án-ne 「𠂔」就是音節字母 ê 出世。

形聲字 beh án-choáⁿ標準化 kap 簡化 ē-sái koh 用當代「ㄅㄆㄇ注音符號」來舉例。像講「愒」、「牯」、「瞽」、「鵠」ē-sái 用ㄅㄆㄇ做聲旁，寫做像圖表 12 án-ne。

愒 牯 瞽 鵠

圖表 12. 用ㄅㄆㄇ做聲旁，以「愒」、「牯」、「瞽」、「鵠」為例。

形聲字 m̄-tāⁿ「聲旁」有問題，「形旁」mā 是 o-lòk-bòk-chè：一個形旁有可能有 kúi 個無 kāng ê 語意，一個語意有可能由 kúi 個無 kāng ê 形旁表示。像講，「螞蟻」ê 形旁「虫」是蟲 ê 意思，m̄-koh 「彩虹」lāi-té ê 「虫」kap 蟲無關係；「滑倒」ê 形旁「氵」kap 「水」有關係，m̄-koh 「滯銷」、「滾蛋」、「滾筒」lāi-té ê 「氵」kap 水無關係。Koh 像講，pēⁿ-pēⁿ beh 表示「心」ê 意涵，soah 有「恩」、「恨」、「恭」lāi-té 3 種無 kāng ê 形旁「心」、「忄」、「忄」；照講形旁應該標準化，比如 ē-sái 一律用「忄」來表示，án-ne 「恩」、「恭」ē-tàng 改寫做「忄」、「忄」。

4. 漢字 ê 迷思 kap 對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阻礙

雖罔漢字是一種進化無完全 ê 詞素音節文字，m̄-koh 真 chē 人 iáu 是對伊有表意文字 ê 迷思。因為有迷思，所以有下面 chit-kóa 現象出現。

4.1. 語詞漢字化現象

受「漢字教育」ê 人會傾向認為每一個語詞有單音節詞素或者用字，咱 ē-sái 講這是一種「音節漢字化」ê 心理預期 ê 現象(蔣為文 2005c)。這是因為受漢字教

蔣為文 2006 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育 ê 人 khah gâu 受漢字 ê 「一字一音節」、 「每字具備形、音、義」 ê 影響，hoan 頭來認為每一個語詞 (word) ê 音節 (syllable) lóng 有形、音、義 ê 「漢字」。比如講， “cha-bó (female)” chit-ê 詞是 m̄ 是來自所謂 ê 「漢語」、是 m̄ 是有「本字」 iáu 真有爭論， m̄-koh 漢字 ê 使用者尤其是台語語源研究者，就會預期 tak-ê 音節 lóng 有漢字，就 chhōe 出「諸姆」或者「查某」當作 cha-bó ê 漢字寫法。Koh 比如講， “chhit-thô” (to play) 就有「蹉跎」、「迢迢」、「七桃」等 ê 寫法。「音節漢字化」 ê 心理預期 ê 現象 ē-sái 解釋為啥物目前台灣社會真 chē 人 ài 做台語溯源、追求「本字」 ê khang-khòe。

啥物是「本字」？ Kám 真正有本字？咱 ē-sái 用頂面英語「哀黑夫土豆割撕」 (I have two dogs) 來說明。假使某 mih 人，可比講阿順仔 tī 古冊 lìn 讀 tiòh 「哀黑夫土豆割撕」，伊就認為「哀」是「I」 ê 本字。假使另外一個人，可比講阿花仔 tī 別本古冊 lìn 讀 tiòh 「人哀有黑有夫土豆割多斯」， án-ne 阿花就認為「人哀」 chiah 是「I」 ê 本字。

台灣 ê 文人因為受漢字化 ê 影響 soah 沉迷 tī chhōe 台語本字 ê khang-khòe，顛倒無 sáⁿ 注重台語文學作品 ê 創作。可比講 1930 年代 ê 台灣話文論戰 kap 1990 年代 ê 台語文運動 lóng 將焦點 khng tī 漢字用字 ê 爭議(參閱呂興昌 1999、中島利郎 2003)。因為過頭注重「本字」，無形中 soah 影響 tiòh 台語文學作品 ê 數量無法度大量增加。

4.2. 漢字對語詞認知、語意表達 ê 影響

漢字對語詞認知 kap 語意表達 ê 影響有下面 kúi 方面：

第一，欠缺單純表音功能，誤導語詞 ê 意含。因為漢字是「詞素音節」文字，每一字 ē-sái 講 lóng 是一個「詞素」 (morpheme)，當讀者讀 tiòh 一個語詞 ê 時，容易受 tiòh 其中 ê 詞素影響。假使，詞素 ê 個別意義 hām 語詞 ê 整體意義 kāng-khoán， án-ne 就無問題。但是，假使 in 無 kāng-khoán，就會產生混淆。比如講：「三貂角」 /sam-tiau-kak/，語源來自西班牙文 San Diego，原本 kap 「貂」無關係， m̄-koh 用漢字 liáu 可能會誤導讀者聯想 tiòh “三隻貂”。Koh 像講，台南縣 ê 地名「麻豆」原底是平埔族 Siraya 族族語「mata」也就是「目周」(eyes) ê 意思； m̄-koh 用漢字 liáu 可能會 hông 誤會 kap 五穀 ê 麻仔、豆仔有關係。

第二，欠缺多音節語詞 (polysyllablê) ê 觀念，束綁語言發展。漢字文化圈 ê 書寫系統 tī 長期 ê 「語音」 hām 「語意」單位脫離 ê 歷史發展之下，一個「語

蔣為文 2006 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詞」通常 lóng 由一個「音節」ê 漢字表示。伊產生 ê 影響 ē-sái 就二方面來講。第一，就新造語詞 ê 過程來講，因為「單音節」ē-tàng 創造出來 ê 發音組合真有限，但是人類需要 ê 語詞是 tak-kang teh 增加，為 tiòh 利用有限 ê 發音組合來描寫無限 ê 語詞，孤不二終只好透過輔助 ê 辦法，親像增加「聲調」、增加「形聲」字，thang 避免 kāng 音、無 kāng 意思 ê 同音詞 ê 出現。第二，就原有 ê 口語語詞來講，「語詞」長期 tī 「單音節」ê 「漢字」ê 影響之下，「口語」漸漸受「書面語」影響，lō-bóe 形成口語 ê 「多音節語詞」hông 「單音節化」。這是文字束縛語言發展 ê 實例。咱若突破過去以「單音節」造詞 ê 觀念就 ē-tàng 減少同音詞產生 ê 機會！Chit-kóa 人認為為 tiòh 避免同音詞 ê 困擾，所以 ài 繼續使用漢字。Chit 款觀念 ē-sái 講是「倒果為因」，將造成 ê 結果當做引起 ê 原因。

第三，語詞 hām 語詞之間 ê 邊界無清楚，造成語意 hām-hô 不清。漢字因為長期 ê 「語音」hām 「語意」單位脫離，後來形成「文言文」chit 種嘴講 ê 一套、手寫 ê koh 一套 ê 特殊模式。文言文 ê 書寫方式並無具體反應口語，kan-taⁿ透過短短 kúi 個漢字就將概念表示出來，就類似圖表 2 所表示 ê 文字發展階段。Chit 種表示方法 ê 「想像空間」真大，語意真無清楚，無 kāng 人 ē-tàng 有無 kāng ê 解釋。20 世紀以後，雖然白話文運動 kap 口語 hām 書面語結合作伙，m̄-koh tak 字漢字 lóng ē-tàng 當作「詞素」ê 特色 iáu 是存在。Chit-ê 「詞素」ê 特色，講好聽是 ē-tàng 乎漢字有無限 ê 造詞功能；講歹聽是造成語詞 hām 語詞之間 ê 邊界無清楚。像講：

- (6) 今天車子很多，馬路很難過。
- (7) 網路購物要注意安全性交易。
- (8)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

例句(6) lāi-té ê 「難過」到底是「傷心難過」(sad) ā 是「很難通過」(difficult to cross)? 例句(7) lāi-té ê 「安全性交易」到底是「安全性的交易」(safely trade) ā 是「安全的性交易」(sex trade in safety)? Chit 種語詞界線模糊 ê 情形若用羅馬字就 ē-sái 真 kín 解決，像講 nan-kuo (難過)、nan kuo (很難通過)。

例句(8)是文言文語意模糊 ê 例。例句(8)若就伊 ê 語句結構來看，ē-sái 有真 chē 解釋，像講下面(8a)到(8d)。到底 tó 一種解釋 khah tiòh? Lóng tiòh, mā lóng m̄-iòh! 這 tō ài 看 siáng 有「解釋權」。若準你是科舉考試 ê 主考官，你講 tó 一種解釋 tiòh 伊 tō tiòh!

蔣為文 2006 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(8a) 尊敬(孝敬?)別人的長輩就像尊敬我們的長輩。

(8b) 尊敬我們的長輩以及別人的長輩。

(8c) 老?我確實很老了，但是還有很多人像我這麼老。

(8d) 我雖然老，但是還有人比我老。

實在講，文言文是一種進化無完全 ê 書寫方式。“文言文會造成語意模糊”照講是伊 ê 致命傷，m̄-koh 長期以來 soah hō hit-kóa 漢字既得利益者 thèh 來宣傳漢字、文言文“高深莫測”ê 假象藉口。

4.3. 漢字束綁台灣文學、文化 ê 發展

台灣人因為對漢字有迷思，soah 無形中對台灣文學 kap 文化發展產生影響。咱舉例說明如下：

第一，限制 tiòh 台灣話文 ê 大眾性 kap 普遍性。因為 beh 讀有漢字式台灣話文就 ài 先讀有漢字，致使 ē-hiáu 台灣話文漢字書寫 ê 人數比一般「漢文」ê 人口 khah 少。俗語講「漢字若 beh 讀會 bat，嘴鬚就 phah 死結」，就是 teh keng-thé 漢字歹學 ê 問題³。Tī 1920 年代 ê 台灣 bat 漢字 ê 人 tō 無 chē，台語 ê 書寫若倚靠 bat 漢字 ê 人口，自然會 lú hōng 邊緣化。普遍 ê 國民文學自然就 khah oh 產生。

第二，限制 tiòh 台灣話文 ê 標準化。近代國民文學 ê 形成 kap 民族語言標準化是互相扶持共生 ê。漢字式台灣話文因為用漢字書寫致使標準化 khang-khòe 真歹進行(鄭良偉 1990:194)。即種情形就親像越南使用「字喃」kāng-khóan，雖然使用 chiáⁿ千冬=à m̄-koh iáu 是無標準化(蔣為文 2005a:90)。因為台語漢字無標準化，自然就降低伊 chiáⁿ-chò 文學語言 ê 普遍性。

第三，造成台灣話文使用者無受重視、hōng 看輕。台灣人 beh 用漢字來書寫台灣話文自然會 tú tiòh chit-kóa 用漢字寫 bē 出來語詞。Chit-ê sí-chūn 真 chē 人就用造字、chhōe “本字” 或者用假借字 ê 方式來克服。因為即種“特殊字”、“怪字” tī 漢字文化圈 lín 通常 lóng 是 hōng 當作「低文字」來看待，致使台灣語文 mā hōng 當作無水準、低路 ê 文字。

第四，限制外來詞 ê 吸收。「外來詞」(loanwords)是一個語言 ê 詞彙增加、生長 ê 重要來源之一。若無好 ê 文字工具 thang 吸收外來詞，án-ne chit-ê 語言就會出現成長停頓 ê 情形。以日本為例，tī 19 世紀後半期「明治維新」以前，日本

³ 有關漢字 ê 學習效率，ē-sái 參閱蔣為文(2005d)、Chiung (2003)。

蔣為文 2006 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是以漢字為正式書寫文字。明治維新時期因為大開門戶 hām 西歐國家進行交流，所以每日有真 chē ê 概念、事物 ê 出現。Beh án-choáⁿ真 kìn、真有效率 koh 真正確 ê 書寫 chit-kóa 概念 kap 事物 neh? 就是 chit-ê 需求 chiah 促使日本人積極進行語文改革、重視「假名」(Kana) ê 使用。為啥物講漢字無適合用來表記外來詞？因為伊容易造成語意含糊 koh 無容易標準化。像講，英語名“Bush” tī 台灣翻做「布希」，tī 中國翻做「布什」；m-tāⁿ無標準化 koh 會 hōng 誤會 kap 布有關係。Koh，有一種 pháng 叫做“croissant”，tī 台灣中文 lín 翻做「可頌」；kám 講 croissant kap “可以頌讚”有關係？有一種 pháng 叫做“bagel”，若翻做「北狗」kám 會 khoàⁿ-kháu--chit?

第五，影響 tiòh 台灣民族性格 ê 文化獨立性。越南人 tī 法國統治之下透過法國 ê 協助廢除漢字、切斷越南 hām 中國之間 ê 文化 tō-chài (蔣為文 2005b)。對照之下，台灣 tī 日本統治之下，初期為 tiòh beh khiú 近 pēⁿ-pēⁿ是漢字文化圈成員 ê 台灣人 hām 日本人之間 ê 關係，日本人就利用漢字 ê 「chīn chhun ê 價值」(剩餘價值)乎台灣人繼續使用漢字。雖然 lō-bóe 日本人為 tiòh 排華、侵略中國 soah tī 1937 年禁用漢文，m-koh 已經 seng 慢 à。台灣人因為使用漢字 kap 相關“漢字文化產品”soah 有「漢民族」想像 ê 客觀條件。這對後來台灣文學、文化 kap 國家建構有真大 ê 影響。

像講，台灣文學 ê 發展一開始是受 17 世紀時代荷蘭人 chah 入來 ê 聖經文學 kap 後來 19 世紀後半期以台語白話字(羅馬字)為主 ê 白話字文學 ê 影響(蔣為文 2005e)。M-koh 台灣文學界 bē-chió 人 soah khiā tī 漢字 ê 文學史觀，講台灣古典文學 ùi 沈光文開始，到 kah 1920 年代 koh 受中國近代白話文運動影響 chiah 發展出台灣新文學。因為無法度跳脫漢字 ê 迷思，致使有 bē chió 人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 ê 支流 niá。因為 án-ne soah 減弱台語文學 chiáⁿ做台灣 ê 獨立 ê 國民文學 ê 強度。

台灣人 ê 「漢民族」想像 kap 近代 ê 「中國民族」想像其實是無完全 kāng ê 概念，m-koh 「漢民族」想像 soah hō 1945 年佔領台灣 ê 蔣介石有重新建構台灣人 ê 國族想像 ê 基礎。蔣介石一方面利用台灣原有 ê 漢字文化共同體特色，像講使用漢字、崇拜儒學、過舊曆年、中秋、清明等，kā 轉換做中國共同體 ê 想像基礎；另外一方面就盡力斬斷台灣本土化 ê 根，像講禁止講台灣語言、禁止使用

蔣為文 2006 「漢字迷思 ê 形成 kap 對台灣文學、文化發展 ê 影響」，第一屆台灣語文暨文化研討會，2006 年 4 月 29-30 日，中山醫學大學。

羅馬字。透過出版品、媒體宣傳 kap 大中國 ê 教育系統，台灣真 kin 就建立以中華民國為基礎 ê 中國共同體想像(蔣為文 2005b)。

5. 結論

本論文以 Gelb (1952) ê 文字發展理論為論述基礎，指出漢字並 m̄ 是一般大眾所認為 ê 表意文字，顛倒是一種進化無完全 ê 「詞素音節」文字。漢字對台灣人 ê 影響 m̄-tāⁿ tī 語言層次，mā tī 文學 kap 文化 ê 發展頂頭。

台灣人因為使用漢字書寫，所以 tī 外來詞頂頭 ê 生產 kap 處理速度真慢；而且因為漢字 ê 模糊性致使台灣人 teh 運用書面語 ê 時 khah 無句法 ê 概念、容易寫出語意模糊 ê 語句。Koh khah 嚴重 ê 是因為漢字歹學歹寫，致使文字書寫 ê 解釋權容易掌握 tī 少數 ê 漢字既得利益者手頭，形成「bat 漢字=ê」kap 「m̄ bat 漢字=ê」ê 階級對立。

台灣人因為使用漢字書寫，所以白話文學 ê 發展 ke 真慢。1930 年代 hit-kóa 去找台語漢字 ê 人若 chai-iaⁿ 自 19 世紀後半期以來就有人用台語羅馬字從事出版 kap 創作，若 ē-tàng mài 堅持用漢字，ē-tàng 將時間精力用 tī 台語創作，án-ne 台語文學 ê 發展絕對 ē-tàng ke 真 chhia-iaⁿ。

台灣人因為使用漢字書寫，所以一直無法度建立文化獨立 ê 民族國家(nation-state)。Tng-tong 19 世紀尾 20 世紀初 hit-kóa 韓國、越南、日本進步 ê 文人分別提倡用「越南羅馬字」、「諺文」、「假名」ê 「非漢字」文字 ê 時，一般國民真緊就 ē-sái kā chit-khoán 文字學起來。當然，民族國家意識就 án-ne 因為讀寫能力 kap 國民教育 ê 建立 soah 真緊形成起來。這就親像近代西歐國家 tī 宗教改革以後因為民眾讀寫能力 ê 建立連帶帶動國民文學 kap 民族國家意識 ê 形成 kāng-khoán 道理(蔣為文 2005e)。相對之下，hit-kóa 無法度跳脫漢字思考中心 ê 中國少數民族「壯族」、「苗族」kap「瑤族」等，因為無堅持語言文化 ê 獨立性，所以 tī 政治上 mā 無法度形成民族國家意識。這 ē-tàng hō 咱啓示：台灣人 beh chiáⁿ-chò 文化獨立 ê 國家 ā 是中國 ê “自治區”？

總講一句，台灣人應該跳脫漢字 ê 思考模式 chiah 有法度 tī 語言、文學、文化頂頭得 tiòh tháu-pàng。

參考冊目

- Campbell, William. 1903. *Formosa Under the Dutch*. (reprinted in 1992) Taipei: SMC Publishing Inc.
- Chen, Hsuan-Chih; and Ovid J.L. Tzeng. (eds.). 1992. *Language Processing in Chinese*. Amsterdam: North-Holland.
- Cheng, Chao-Ming. 1992. Lexical access in Chinese: evidence from automatic activation of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. In Hsuan-Chih Chen & Ovid J.L. Tzeng. (eds.). 1992. pp. 67-92.
- Chiung, Wi-vun T. 2003. *Learning Efficiencies for Different Orthographies: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an Characters and Vietnamese Romanization*. PhD dissertation: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.
- DeFrancis, John. 1990. *The Chinese Language: Fact and Fantasy*. (Taiwan edition)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- DeFrancis, John. 1996. How efficient is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? *Visible Language*. Vol.30, No.1, p.6-44.
- Flores d'Arcais, Giovanni B. 1992. Graphemic, phonological, and semantic activation processes during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. In Hsuan-Chih Chen & Ovid J.L. Tzeng. (eds.). 1992. pp. 37-66.
- Gelb, I. J. 1952. *A Study of Writing*. London: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.
- Habein, Yaeko Sato. 1984. *The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Written Language*. Tokyo: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.
- Hall, Daniel George E. 1981. *A History of South-East Asia*. (4th ed.) London: The Macmillan Press.
- Hannas, William. 1997. *Asia's Orthographic Dilemma*. Hawaii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- Heylen, Ann. 2001.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 (1624-1662) . In Ku Wei-ying (ed.) . *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*, 199-251. Leuven: F. Verbiest Foundation and Leuven University Press.
- Ledyard, Gari Keit. 1966. *The Korean Language Reform of 1446: the Origin, Background,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Korean Alphabet*. Ph.D. Dissertation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.
- Li, Ledong. 2000. *The Role of Phonology in Reading Chinese Single Characters and Two-characters Words with High, Medium and Low phonological Regularities by Chinese Grades 2 and Grade 5 Students*. Ph.D. dissertation: Oakland University.
- Norman, Jerry. 1988. *Chinese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Seeley, Christopher. 1991. *A History of Writing in Japan*. Netherlands: E. J. Brill.
- Shih, Sang-Soon; Don-ju Lee; and Hwan-Mook Lee. (eds.). 1990. *Understanding Hunmin-jong.um*. Seoul: Hanshin Publishing Company.
- Shu, Hua; and Richard C. Anderson. 1999.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: the development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. In Jian Wang; Albrecht W. Inhoff; and Hsuan-Chih Chen. 1999. pp. 1-18.
- Smalley, William. et al. 1963. *Orthography Studies*. London: United Bible Societies.
- Taylor, Insup; and Taylor, Martin M. 1995. *Writing and Literacy in Chinese, Korean and Japanese*. PA: John Benjamins.
- Tzeng, Ovid. et al. 1992. Auto activation of linguistic inform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. *Advances in Psychology*. Vol.94, p.119-130.

- Wang, Jian; Albrecht W. Inhoff; and Hsuan-Chih Chen. 1999. *Reading Chinese Script*. New Jersey: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.
- 中島利郎 2003 《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》高雄：春暉出版社。
- 呂興昌編 1999 《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》台北：前衛。
- 李孝定 1992 《漢字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》（2 版）台北：聯經。
- 曹永和 1979 《台灣早期歷史研究》台北：聯經。
- 湯錦台 2001 《大航海時代的台灣》台北：貓頭鷹。
- 裘錫圭 1995 《文字學概要》（2 版）台北：萬卷樓。
- 蔣為文 2005a 〈台灣白話字 hām 越南羅馬字 ê 文字方案比較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88-116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為文 2005b 〈共同體 ê 解構：台灣 hām 越南 ê 比較〉，戰後六十年學術研討會--後殖民論述與各國獨立運動研討會，5 月 21 日，台灣歷史學會，台北，台灣會館。
- 蔣為文 2005c 〈漢字對台灣人 ê 語言認知 ê 影響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211-233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為文 2005d 〈越南羅馬字和台灣羅馬字的學習效率及錯誤型態比較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144-175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
- 蔣為文 2005e 〈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〉《語言認同與去殖民》p.26-42.台南：成功大學。